

中短篇小說集

雷庆龙

著

仇

母

雷庆龙
书



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

中短篇小说集

仇 母

雷庆龙 著

翻
印
必
究



版
權
所
有

书名: 仇 母

作 者: 雷庆龙

责任编辑: 鲁 丁

出版发行: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

社 址: 香港上水新成路九十三号

电 话: 26706633

传 真: 26701382

国际书号: ISBN 962--450--329--X/D. 42360

印 刷 者: 山东和平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字 数: 169.4 千字

印 张: 7.75

印 数: 2000 册

版 次: 二〇〇一年六月第一次印刷

出版日期: 二〇〇一年六月

定 价: 25.00 元



八十年代，作者与夫人在平阴县文庙留影

目 录

.....

离婚路上.....	(1)
抛雷甩电	(11)

.....

一瓶茅台酒	(20)
等价交换	(25)
归 来	(29)

.....

归 去	(61)
除夕夜哭声	(73)
胸 怀	(84)
白 板	(92)
决 绝.....	(103)
爱，从这里开始.....	(119)
韩大胡子说亲.....	(129)
敲铿铿锣的.....	(142)
农民“洋画家”	(147)
走姑家.....	(150)
花 鬼.....	(160)

小小说一组

美女的胡子.....	(189)
------------	-------

集 资.....	(192)
笑 话.....	(195)
胜利者.....	(197)
卖花人.....	(199)
教 子.....	(201)
家庭作业.....	(202)
演 戏.....	(204)
.....	
义 丐.....	(206)
争“罪”的士兵.....	(213)
仇 母.....	(223)
前边还有雷暴雨.....	(233)
.....	
跋.....	(241)

离 婚 路 上

嫚儿确实和二牛过不下去了。

这不，饭桌上已摆了十几个竹筒子，苍蝇在那里转来转去，竹筒里的米粒干的都已扎手，食堂的炊事员们几次往回催，嫚儿都不动一动。吃了饭，把筷子往竹筒里一放，躺在床上猛睡。二牛从山上下来，一看见屋里乱糟糟的样子，叹口气，一人把竹筒泡刷了，再去忙活别的。

刚掀开沉重的马桶盖，要去山溪里冲洗，“啪”地一声，笤帚把子在二牛背上跳了下滚落下来，随后跟着几句骂咧咧地声音：“这一会子你到勤快了，早干什么来？”二牛直起腰，盖好臭烘烘的马桶盖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当前正好是雨季，伐木的好时候，我又是班长……”

“我知道你是积极分子，你不烂到山上？上我这里来干什么？你眼里还有俺娘们吗？……”说着说着，呜呜地哭起来了。

二牛没说什么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也确实没顾家。老婆从山东老家打来电报，说孩子病的厉害，要他回去看看。当时正是林业上“放羊”^①最忙的时候，一人顶仨使都嫌不够用，他把电报放枕头底下，以后竟然把此事忘了。这可惹急了嫚儿，急匆匆从鲁西赶到闽北林区，一见二牛面，二话没说就吵开了。当时，正是收工时候，二牛见嫚儿立在那里，一愣，不知说什么好，好半天才说了一句：“哟，你怎么来了？孩子好了？”

嫚儿火冒三丈，抓住他的脖领就吵吵：“我问你，你回不回山东？回去，是夫妻，不回去，咱们一刀两断。”几个老乡都来劝说：

“嫂子，我们从山东调来时，走的急，都没回家，别怪二牛哥！”二牛觉得有一肚子话，现在也罗罗不出个头绪来。二牛原是济南钢铁厂的一个工人，六一年春，国家号召钢铁厂下马，部分工人调到福建林区去伐木。二牛和几个山东老乡都争着要去，领导批准了。头牛动员，第二天办手续，第三天坐火车，第四天便到了久久向往的四季翠绿的闽北山区。不几天，他们就上山了。春天多雨，“放羊”、放筏忙的不可开交，谁能在家呆住？

那时，他们住在竹蔑片编墙、杉树皮当瓦的简陋房子里，吃的是大米、空心菜，但没有一个叫苦的！等生活、工作有了头绪，二牛才给家里写了封信。一家人看完信后，爹‘吧唧’烟，娘纳闷，闺女跺脚哭。

二牛见闺女火气很大，也没什么好法劝说，只好温情地坐在床边，紧紧握住她的双手，口气缓慢地说：“闺女，你是团员，我是党员，咱们应该想国家，想工作，怎么只想个人？听领导说，人家苏联卡我们的脖子，老蒋也嗷嗷叫着反攻大陆，林业上哪个不忙？一忙，倒把自己的事忘了？真对不住，请原谅……。”

还没说完，闺女一翻身，甩开二牛的手，用指头指着二牛的眉心，大声吵开了：“不管你说什么，我一律不听，我问你，你回不去不？”

二牛慢慢地摇了摇头：“闺女，那怎么行呢？”

闺女火了：“姓李的，我不能再受你的骗了，不给你离婚算是怕了你。”说完，又用力把二牛拥出门外。

第二天，闹的二牛没上成班，把他的衣服也扯坏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场里领导只好劝说二牛在家做做工作。但是，两天、三天的时间过去了，效果不好，闺女的火气越来越大。存的几双布鞋她都顺手扔到河里，亏得二牛有草鞋穿。更可气的是，闺女把做饭的竹筒子随手乱扔。为这，二牛打了她一巴掌，这一巴掌不要紧，闺女闹了个天翻地覆，场长办公室里的桌子也让她弄翻了。二牛

束手无策，只好同意离婚。场里写好介绍信，让他俩到公社办离婚手续。

伐木场离公社有二十多里地，中间隔着一条河，三座大山。春季，正是社员忙插秧、林业上忙采伐的时候，路上行人稀少。春天，这儿多雨，一会一阵，不打闪，不鸣雷。雨珠儿在树叶上，花朵上打着滚，“啪嗒啪嗒”往地上掉着。山溪的水平日里清晶纯明，现在有些浑浊了，淙淙地唱着向前流去。崎岖的山路，曲曲弯弯通进云彩里，又从云层往山下爬去。

林中，百鸟鸣唱，此起彼伏。破土的竹笋口里满含露水，向上长着……。

面对这一切，嫚儿都不感兴趣，锁着眉、噘着嘴、头也不抬。二牛在前头走，嫚儿在后边跟。二牛快走她快走，二牛慢走她慢走，总是保持着一定距离。二牛有时故意放慢脚步，等着她一块走，告诉她什么是杜鹃花，什么是樟树，哪是笋，哪是竹……。林区多可爱呀，就是离了婚，也别忘了这美丽的森林啊。但是，看看嫚儿那满脸怒色，总是远闪着自己，还是坚持着自己的想法：各走各的路吧。

当他俩刚刚翻过一道山口，走过一个山亭子时，嫚儿头顶上的一棵老桉树上，飘飘悠悠掉下一根绿色的大蛇来。那蛇翻了个滚，朝嫚儿就追，嫚儿吓的“妈呀”一声怪叫，转身向上跑，那蛇扬起头，紧追不放，离嫚儿越来越远。

二牛听见嫚儿一声叫喊，回头一看，一条绿蛇在追着嫚儿，心想，不好了，那是竹叶青呀，蝮蛇，三角脑袋，毒性很大，咬着人，五分钟内就能致人死命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忙从腰后抽出柴刀，一步蹦过五六级石阶，向上猛跑。

那蛇离嫚儿眼看不到一步远了，嫚儿“啊啊”地叫着，瞪着眼，失神地乱抓着什么，看着身边有块石碑，一下子跑到石碑后头。晃着脑袋的蛇一愣，二牛赶上来，挥起柴刀，“嗖”地就是一

刀，蛇头‘刷’地下被削下来，蛇身在翻滚着，不知所措的嫚儿，一下子扑到二牛怀里，动也不敢动。

等那蛇身不动了，嫚儿才像醒过来似地，慢慢从二牛怀里脱出来，一屁股坐到石碑上，嘴里嘟噜着：“吓死我了，这个鬼地方，八辈子不来也不想它。”

二牛在一旁听她说话也没回答，顺手摘了朵杜鹃花放到石碑下，看了一眼嫚儿说：“你来的时间短，住长了就知道这是个好地方了。这里有山有水，山是青山，水是绿水，四季常青，吃穿不愁，又能给国家出木头。”

嫚儿把嘴一撇说：“哼，就是你说它好，出门走的是山，抬头看见的是山，长虫倒不少，不是床底下拉出几根来，就是天上往下掉！”

二牛笑了笑说：“你别坐碑上了，那是老红军战士的一座坟。”嫚儿一听，赶紧立起身来，仔细一看，可不是，碑文写的是：“红军烈士郭永祥同志之墓。”二牛继续说：“方志敏闹革命时，郭永祥同志坚持在这里打游击，后来让白狗子枪杀了。这是一九五〇年县政府给他立的碑。想想吧，就是这样的地方，我们的烈士也为它流了血，献出了生命，咱们这一代怎么能嫌弃它呢？”

嫚儿不知是听进去还是装做没听见，用手扇着耳朵，不耐烦地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快走吧，天下就是你一个革命者。”二牛没说什么，又迈着重石阶往下走去。不过，当他回过头来看嫚儿时，不像先前那样离自己那么远了。

大约走了个多小时，离公社还有十多里地的时候，天气突然阴了，山那边，不时亮起一道道的电闪，好久好久，又传来轰轰隆隆的雷声。二牛望了望天，黑云飞也似地倾压过来，不一会儿，刷刷地雨声由远而近，山上路上，挂起一道道雨帘，那满山的树丛、花朵、草棵，抖落着不尽的珍珠儿。

二牛撑开雨伞，叫嫚儿快走，不要淋着，嫚儿又骂了一句：

“鬼地方，不是天上掉长虫，就是下雨。”二牛笑笑说：“这里一年四季如春，春天雨水多，农民好插秧，林业上好放筏！”

嫚儿锁着眉，绷着嘴，无可奈何地靠近伞下，但还是和二牛保持着距离，所以衣襟不时被雨水打湿，她就用手拧拧。她心里感到烦躁，感到不顺气，蛇、下雨、山、伞……，一个劲地在脑子里转。二牛接近自己的机会那么多，但确实从心里烦透了他，看来，分开去还是对的，找爱人要有个实际，不能光图名声呀，那能光叫他舍着？可是今天怪，二牛寻求着一切机会，故意向她献殷勤，叫人哭笑不得难为情。有什么法子呢？深山老林，下雨，还不时地响起几声什么鸟儿的叫音，“呱呱呱”，怪吓人，还有什么野兽叫，“呜呜呜”，瘆人，这地方，越离开快了越好！

二牛呢，虽说一步步挪动着，给嫚儿擎着伞，也是心事重重，为了祖国的建设，来到南方当工人，是很应当的，有什么不对的呢？嫚儿为什么在这一点上老想不通呢？固然她的觉悟不算很高，但是，自己也有不对之处呀，很少关心她、体贴她。家务繁重，几乎全落在了她一个人身上。但是，自己却是很喜欢她的，她从小长在山区，劳动惯了，五八年大跃进修水库，她是铁姑娘队的一员啊，那时，他们相识了，建立了爱情，怎么能让她离开自己呢？不行，尽量争取她回心转意，和好下去。可是，今天的时间不多了，离公社愈来愈近了，透过濛濛细雨，看得见远处山脚下的白房子，那是公社所在地。他心里有些急了。

走不大会，雨也小了，路也宽了，天地好像大了许多。嫚儿停住脚步，回头一看，好一座大山，竟从脚下滑溜过去了！那一条弯曲小路，从云中冒出来，伸到自己脚下，又向远处延去，直到绿色的稻田尽处。嫚儿深深地呼吸了口气，空气多新鲜呀！

突然，眼前像明了许多，一条河横在前面。二牛停脚，凝神看了会儿，不知怎么，皱了皱眉。他望远处看了看，电还在闪，雷还在响，心想：兴许会有山洪暴发吧！想着，走着，脚下已来到

一条溪水旁，这条小溪从山上下来，绕过村旁，流向大河。现在，水已不清了，黄污污的，夹杂着些树条、枝叶、泡沫。二牛凭经验知道，大山那边，一定下了大雨。刚想走，见小溪里一起一伏地飘来几根光溜溜的木头。飘到跟前，二牛一眼看出，这是些‘比记’好了、铲了皮的松木成材。都是国家急需用的木材呀，“是哪个伐木场的呢？”他嘟噜了一句。望远处一看，没有人。又埋怨道：“咳，‘放羊’的人都到哪里去了？今天大雨大水，乱放不丢失吗？”转念一想，雨大水大，飘走几根木头是很可能的呀！

怎么办？一个伐木工人眼看着木头让洪水胡乱冲走？一定想法制止住，不许一根木头冲到大河里去。他甩掉草鞋，跑进溪水里，用柴刀勾住木头，使劲往岸上拖，只恨手中没有排钩了。一鼓作气拖了好几根。嫚儿看见二牛磨磨蹭蹭，火冒三丈，像放爆竹似地朝他炸开了：“这是你积极的时候吗？快走！”顺手捡起一块石头扔过去，差点砸到二牛身上。二牛一愣，心想：可也是呀，怎么没给嫚儿说一声呢。他很和气地朝她大声说：“别处下了大雨了，木头冲下来不少，不抢运会造成浪费，你也下来帮帮忙吧！”

“你不要胡弄我，你们的木头不是用水冲走嘛！”二牛唉了一声，看来，没功夫向她说明白，只好又回身上岸跑到嫚儿跟前说：“嫚儿，你说的不错，木头要水冲走，上边放了下边收，可这里没人，说明有洪水！领导上讲过，有一年发大水，贮木场没拦住木材，都冲到海里去了，多心痛！伐下一根木材，可真不容易，工人要进山，要修路，要伐要砍要铲皮，送到贮木场要费好几道工序哩！”

嫚儿一捋眉，一撇嘴说：“得，得，谁让你给我讲这个？别耍赖皮，好样的快走，回来你拽大山我也不管。”二牛一挠头皮：“那就晚了，要跑多少立方！”嫚儿气得一跺脚，指了下二牛的头说：“真不是东西，你拽吧！”说完，‘蹬蹬蹬’地走到一旁坐着生气。二牛无奈，叹了口气，抹了下汗水，又回去拖去了。

真是怪事多哉，二牛连拽带扛，弄了十几根，见溪水上游还不断飘来。他真有些急了，不由得骂了一句：“妈的，简直是喝稀饭干的活，草叶子看不见，木头看不见吗？”看来，光靠拖扛是不顶事了。从水里抽出双脚，跑过几块稻田，检了几根社员扔下的山藤条，回来后，贴水面拴上藤条，把它牢牢系在溪旁的乌柏树上，使飘下来的木头被拦住，二牛好腾出手来匆匆往岸上扛。

一个在扛，一个在看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嫚儿反正没走，不认路，也怕什么稻田里、茅草丛里、石崖下跑出一条花花绿绿的大蛇来，娘呀，可吓死了。可二牛倒像没事似的，还在忙乎，弄了个浑身湿！岸上的小木垛有半人高了，溪里还有木头飘来。嫚儿此时真是哭笑不得，又叹气又擦泪，肚里咕咕叫，饿了。猛地，她听见二牛一声呼唤：“嫚儿，快来帮帮忙！”原来，藤条根旁已浮动着几棵木头，从上游又往下滚动着几根，一到那里就相撞，发出“咚咚”地声音。二牛忙不迭，顾了这顾不了那，又饿了，眼前一阵昏黑，栽到水里。喝了几口水，清醒了，才嘶哑着叫嫚儿的。

嫚儿没有理，二牛见她没动，重重地讲了一句：“你对我有意见，对国家的木材还有意见？”二牛的话使嫚儿转过头来，忽然，她看见二牛的额头上渗出血来，不知怎的，心里一阵子热，脑里不禁浮现出和二牛结婚前的几个画面来：他住在河北，她住在河南。一年暑假，嫚儿在河边洗衣服，几个怪孩子在河里朝嫚儿撩水，二牛一人泼几个，把他们赶跑了，可是一个孩子拾起一块蛤蜊皮把二牛的头砸破了，嫚儿用洗好的毛巾给他擦血。五八年大跃进修水库，二牛是打夯组长，打夯时，夯把子一歪，把嫚儿的手划破了，二牛忙掏出手巾来给她包好。现在，唉，不管太不近人情，两好搭一好嘛。管吧，这是什么时候！

唉，真是让人揪心！咋办？他既然叫了，就去吧。她嗽着嘴，显出怒冲冲的样子向二牛走去。掏出花手巾把他头上的血擦净，二

牛高兴地不知如何是好，笑咧咧地说：“你一定饿了，再忍一会，等把木头弄好，我请你到饭店吃粉干，倒点辣椒油，可香了。”二牛说完就去捞木头，嫚儿也不说什么，站到水里帮他抬。二牛喜上眉梢，心想，趁热打铁，别再滑下坡去，劳动产生爱情，也能消除爱情上的隔膜。

天放晴了，现出一片翠绿的世界来。鸟唱、水响、云白，仙境般美。溪里浮飘的木头也渐渐少了。俩人刚想歇会，又看见一根搂多粗的木头晃晃悠悠地飘来。二牛也不觉得饿，也不知累了，跑过去，用藤条拴住木头的一端，使劲往上拉，嫚儿也不示弱，抓住藤条一齐用力，刚把木头拖上水，俩人脚下一滑，一下都栽到稻田里，站起来互相一望，笑了，泥头泥脸地像个啥？

正要再拖时，看见有十几个戴竹笠拿排钩的伐木工顺溪跑来，老远就喊：“哎呀，木头跑这里来了，我以为冲光了呢。”不一会这些人都跑过来，一看这些情景，明白了一切。一个三十来岁的大个子工人，握着二牛的手说：“你是李班长吧，哎呀，劳动模范，给我们做过报告的，这回真亏了你。”

也有的说：“不愧是积极分子！”

有个小伙子开玩笑地问：“李班长，一个人忙不过来，连嫂子也上阵了？夫妻模范。”又一个操着闽南口音的小个子工人迷惑地问：“职工家属不是在场里洗米淘竹筒嘛，怎么也来‘赶羊’啊？”

二牛笑而不答，嫚儿不抬头，不好意思地拧着衣角上的泥水。那个开玩笑的小伙子又问二牛：“你们这是上哪儿去？凑的那么巧？”二牛赶忙说：“到公社迎人去，是吧？”说完，他朝嫚儿一笑，嫚儿抿了抿嘴，点了点头。

那个大个子工人转了一圈，对二牛说：“你们小俩口干了这么些活，几个壮工一天也干不出来，不用说，没吃饭。”说完，从腰后解下竹筒子来给了二牛，二牛给了嫚儿。其它工人，也有的拿来竹筒，二牛面前堆了好几筒，他过意不去，只拿了一筒吃，因

为太饿了。他心里很感激这些工友们。国家正在最困难时候，伐木工每月也只配给 45 斤大米，一顿半斤米。他吃了这一筒，等于那个工友要少吃一顿，活儿重，怎忍心？

二牛砍了几根毛竹枝，削成两双筷子，给嫂儿了一双。

竹筒子里米饭，带着竹子的清香味，加上几片腌黑了的笋干咸菜，吃起来格外甜润。嫂儿吃的很香，心里也在想着：这南方人可真怪，墙角里立个马桶就是厕所，出门先带伞，大米呢，装到竹筒里，放点水煮熟就吃……，天下真大啊，不吃煎饼、窝窝头、一样过。

她边吃边看了一眼二牛，二牛低头吃得很香，可在野地里，没汤没水的，倒有些可怜起他来。

有个说山东话的工人，得意地宣讲着：“怎么样啊伐木工们，看看我们山东大嫂，觉悟多高，不但长得俊，一心地跟爱人支援林区，还能关键时候当英雄，老解放区的人，啊……”还没讲完，一个伐木工就截住了他的话茬：“谁像你，成天盼老婆来，真来了，一看这个样，要和你打离婚，做工作呗，哎咳，关起门来光磕头。”说完，哈哈大笑起来，周围的工友们也在笑。说山东话的工人红了脸了，说：“咱伐木工心眼好，那会离啊，净胡说。”

二牛笑着，吃着，点了点头，他看了一眼嫂儿，嫂儿低着头嚼着米饭，似在想着什么。

等俩人吃完，那个高个子伐木工说：“李班长，我们留下两个工人照管木头，派两个同志护送你们回场或是去公社？”

二牛朝嫂儿说：“我们不去公社了，行吧？”

嫂儿很干脆地说：“不去了，不用麻烦领导派人了，我们自个儿回去就行。”

二牛舒心地朝大个子说：“木头没漂走，交你了，以后还会。”

注：①放羊：伐下的木材，顺河水漂至貯木场，谓放羊。

②比记：用米尺量好长短，再去锯，叫比记。

抛雷甩电

大凌河，曲曲弯弯地流过闾山，过沼泽，草地，盐碱滩，扎进辽东湾。河水清凌凌，涌着碧波，或平缓或跳跃，永不歇止地奔腾着呼叫着向前冲去。有时，河水似唱着一首动听的歌，有时又像一个悲极了的哀妇，哭鸣着，向远方扑去。夏天，河水湍急，常常混着泥沙哗哗流下，浑浊的浪花儿像秋天的落叶儿在飘动。

闾山，高耸入云，密密麻麻的松林。果林把个方圆几百里的闾山群峰丘岗打扮的郁郁葱葱。进入八月，雷雨骤多，树木山草被洗得娇翠如玉，可是山涧里的水、山泉水、一条条溪水，不那么清澈了，浑浑的像小米汤汤，快活的流淌着。

八月三日的这一天上午，离闾山不远的剑山一带，下了两个多小时的大暴雨，如注的雨珠珠漫天而降，十几座大山，沟沟洼洼到处淌着水，簇涌着打着漩儿向山下流着！

这个时候，有支解放军的小分队，在营长李铁的带领下，正向剑山深处艰难地行进着。此时的剑山，乌云压顶，黑咕隆咚的，不时有一道闪电穿云而过，随后，即传来‘咕咕隆隆’的雷声。李铁皱了皱眉，真想下令停下行进，好好休息一会，但立即又停了这个念头。“军令如山！”执行任务，不管是面前有刀山火海都不能犹豫一下，只能前进，不许后退！这个十八九岁当兵、在朝鲜战场上呆了几年的老兵，接受任务以后，从未说过粘糊话。

跟在营长后头的除了有个徒步通信员外，还有营部通信班的步谈机员李文。李文，是个山东兵，高高的个儿，红红的脸膛，处